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 原

(四)

亞丹斯密著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富 原

(四)

著 密斯丹亞
譯 復 巖

著名界世譯漢

原富

部丙 篇一

論進富自然之序

夫有化之民。其邑野爲通者。自然之勢也。淺者以物爲市易。進則泉幣鈔楮用。而野之物材穀畜通邑。邑之所製造轉運者通野。夫邑非生物之地也。故其食與材皆本野而後有。雖然。謂邑資於野而野損則不可。其事兩利而俱生。蓋猶分功相用之一端。各脩其業。而有交養之效焉。野出其所產以求百貨於邑。其所得者。使自供之。其勞費將不止於所出者。況邑之所貿而去者。皆野之所餘乎。故邑之戶口愈稠。積畜愈富。則野之收利愈多。而其市亦愈廣。背郭二三里之所出。其得價與來自百里者同科。而遠者轉輸加煩。其出入均不能無所費。使二者之贏率平。則近者大進矣。觀二者之異。則知凡有近邑與之爲通者。皆野之厚利也。論交易之短長益損者多矣。至於邑野之互通。從未聞有云其或損者也。

前謂民生之事。有需有饒。方其有求。先需後饒。自然之理。野之所產多需者。邑之所致多饒者。故一國之進也。必野實而後邑供。而邑之所供。必皆野之所餘。衍而波及者。然則邑之虛實。視其野之所餘以爲量矣。顧有時不然。則其邑之所取供。必從他道遠方。而不必盡由其野。此雖不足以亂吾例。而古今諸國。邑野進富之不同事。往往由之。

由是而知國之進富。所以不齊者。大抵生於人事。而不出於自然。使其悉出自然。則其富之次第。必野先而邑後。野未盡闢。邑無由實也。且民之擇業也。使贏利維均。將樂農業而工商次之。蓋彼斥其所積累者以爲母財。在農其事爲耳目之所及。無風波之險。少變詐之虞。其收利之可恃。比之遠通商旅。常與不可知而難信之民伍者。相去遠矣。有所治闢。所費之財。土壤受之。不猝失也。況夫田疇之景物。心神之安帖。倉廩旣盈。百求無缺。苟其國無催科厲農之政。則耕稼之事。人生之樂。無逾於此。吾意天生斯民。意若使之治地以自養者。故其好農。出天性也。

然耕矣。而必有待於工。否則其業煩而屢作輟。若冶。若梓。若輪人。若爲耜。若圻者。若石工。若甃人。若爲屨。皆農者之所仰也。而諸工又自相待焉。故其處也。自然爲羣。而市邑以立。市旣立矣。而屠釀餅師與

他賈者附。附則其邑日大。故邑野者。相爲養者也。野之所乏。必求諸邑。邑與野易。得其食材。其得之數。視所通於野者以爲率。其通之數。又視野之農功優劣以爲率。使人事不僂於其間。凡一羣之生。市邑之繁庶。必以野之治否爲高下者。殆不可易矣。

如美新關。地餘於農。則其地有工賈而無商。大抵皆地著矣。諸工勤動經年。家有饒積。則相率治地。未嘗求恢其業廣其市也。故其民多由工而農。雖厚糈優利不顧也。彼之意以謂工利雖厚。然待售而後得食。至於農則業之卽以得食。有主傭之分焉。故勸爲之如此。

國之民餘於地者則不然。地狹而欲得者多。則田價異。故工之有積儲者。多務恢其業而廣其市。始於鐵工。終於大冶。始於手織。終於以機。一人爲師。僮指仟佰。蓋比比矣。其分功也益密。其用器也益精。時至則樊然興。不待煩言也。

民之斥母而擇業也。農先而工次。地之旣盡。則工先而商次。此其所以然之故。蓋同。贏利旣等。財用之於農工者。耳目可及。而察防易周。故常擇此而舍彼也。獨至地產充物。民用有餘。則不得不通於遠方。以易其所欲得者矣。且國之商業旣興。而餘衍者有所注而不棄地。則用本羣之母者固佳。卽不然。而

用他羣之母者亦甚善也。蓋使民之積畜未充。而野有餘地。工有餘業。則藉他羣之母。以通溢貨。而本羣之力。得專用於農工二業之尤重者。固亦此羣之大利也。由此故古者若埃及若印度若支那。皆國無通商。而其民大富。曰無通商者。非無通商也。他人爲通。用者非其羣之母本耳。使北美西印之民。不專其財於地著之業。而分用於轉輸。吾恐其致富之機。不能如是之速也。

是故民羣既合。其進富必有自然之序。首曰農。次曰工。又次乃商賈。此國而如是者也。吠畝易而後爐冶張。金木攻而後舟車運。先本後末。大體然矣。顧此自歐洲之事而觀之。若相反者。每有通商日隆。其地之大工以起。制作日盛。其野之溝塍以脩。察其始之致然。固皆由於治制。繼則治制已改。而舊俗仍存。以一時人事。遂矯物理之自然。又可得而論也。

案威克非曰。分功之局。與易事之局。本相對待。故農工商三業。皆有相因之機。不得謂此順而彼逆也。卽在北美新地。亦有邑集既創。而後近野以闢者。要之二者之事。皆出自然。不見所謂矯致者。此其言甚辨。竊謂中土今日變局。將以鐵軌通達爲之大因。鐵軌所經既定之後。農工商三業。循軌繞驛而興。不及十稔。而天下之都會形勢重輕。徧地異矣。至於道通而民之動者日衆。耳目所觸。日以

殊前。其智慮云爲。不得不從之。而亦變。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後能決也。及今閒暇。不早爲之所。至其時。猶欲循舊爲治。強方鑿而函員柄。其不大亂而敗者。不其寡歟。鐵軌既不能不開。則變法之事。不期自至。智者先事以爲防。則無往而不福。闇者時至而不及爲。將終蒙其大殃。天不爲不裘者不寒。地不爲不舟者不水。惠吉逆凶。如是而已。法之變不變。豈吾人之所能爲哉。

篇一

論羅馬解紐歐洲厲農之政

自日耳曼與斯吉地亞兩種人擾羅馬西部。政墮羣亂。搶攘者蓋數百年。民不安生。而邑野之業皆廢。方羅馬治隆。西部最爲庶富。他日城邑空虛。田疇荆杞。其國殘民貧亦極。尙豪篡奪。悉籍其地以自封。地盡新主。而耕者至稀。一省之地。動數百千里。各務廣土爲大而已。

案羅馬舊民主治。至沃古斯達而極盛。東界亞洲之波斯。北抵達牛河。循鄂林河。左轉達北海。而英法皆隸之。西盡大西海。南逾地中海。而苞加達埃及。號羅馬帝國焉。蓋沃古斯達挾戰勝之威。遂改

民主稱帝制也。盛極而衰。羅馬之日紛自此始。日耳曼者。始於亞洲之安息。與印度、波斯。同爲阿利安種。夏周之間西徙。據今德意志、那威、瑞典諸國地。於羅馬爲北陲。羅馬解紐。日耳曼種人之力最多。而其沾被羅馬之教化亦最深也。斯吉地亞者。游牧種民。當春秋時。居葱嶺以西。今波斯地。後乃西徙。據芬蘭、波蘭、俄羅斯諸部。至漢。與亞之波斯。同爲羅馬東陲之勁敵。蓋終羅馬之世。千數百年之間。所不爲羅馬并兼者。日耳曼、斯吉地亞、波斯三者而已。至於蕭梁之代。則峨特爲日耳曼之別種。而土耳其爲斯吉地亞之餘裔。彼角其西。此倚其東。而羅馬東西兩帝國。遂化爲今日歐洲之形勢。此其大略也。又有渾諾者。其王名阿諦刺。父蒙朮。於劉宋永初元嘉之間。入歐絕達牛河以西。所向風靡。斯吉地亞、日耳曼二種人。皆伏之。當是時。幾霸歐洲。西紀言其爲匈奴遺孽。爲中國所逐。而西竄。其言或有考耶。

豪酋廣地自封。羣之大害也。顧其勢亦暫耳。分建子弟。封錫功臣。則始之全而大者。繼且析而小矣。惟其國有大宗傳長之制。與用斷分律者。乃歷久無散耳。今夫以地相傳。或析或不析者。是亦有故。蓋使視地爲財產之大物。子孫居食用享所必資。則法宜降而遞析。使累葉以往。無畸貧偏富之憂。蓋子孫

自父祖視之。其用享無差等也。往者羅馬嘗用此法矣。其地之相傳也。不以長幼男女爲別異。平均爲分。與他財物同。獨至其人視地。不僅爲衣食用享之資。而爲權力強弱之所繫者。則其法宜完而守之。以專歸於一人。蓋時方據亂。人而有地。勢均王侯。封內之民。皆其臣庶。有訟獄則爲之理。有戰爭則爲之將。禮俗彼則制之。賦稅彼則收之。至於外交之事。有時而侵其鄰。封。有時而抗其共主。縱橫合散。惟所欲爲。是故有封域之限。而民居其中。安危之機。存乎幅員之大小。析則敗矣。於是乎有大宗傳長之制焉。此其意與國君傳業之事。豈二致哉。蓋疇貧富則地可以析。計強弱則國不可分。不可分則有所專歸。專歸矣。則得不得之爲異。鉅必有一定至明之制。而後可以泯爭也。在子則擇男。在男則擇長。而其人其之勇怯。賢不肖。智慧。所關於家國者甚重。轉無有論焉者。無他。凡以別嫌明微。慮爭之難定故也。此大宗傳長之意也。

法之既行也。往往法之所爲立者已亡。而其法自若。法之始立。固有所宜。所宜苟亡。斯法爲敝。此久故之國。其中政俗。所由多紙滯。而沮其進境者。蓋也。今夫大宗傳長之制。所以防降弱而杜并兼也。粵在當時。固爲宜法。乃今歐洲之情。則大異矣。一畝之主人。其安固不傾。勢與接陌連阡者。則何爲守大

宗傳長之制而猶用之。顧其制在今雖無裨於強弱。而豪宗大姓。譜牒之尊貴視之。則此制雖更數百年不墜。又可知也。苟舍此而言法意。將見同爲一父母之所生。徒以先後之差。必富其一人。使餘子孤露流離。無一畝之宮以自庇。長驕奢。損志業。起不平。皆此制階之厲矣。

案世家土田。大宗傳長。英國至今尙爾。其所謂斷分律者。亦造於諾曼威廉并英之日。豪酋以地予人。爲之約曰。地畀某甲與其親子。甲無子若子死者。地歸舊主人。然此律滋疑議甚衆。法家以謂子地者已明言地畀某甲與其親子矣。必甲無子若子死而後歸之舊主人。則當其有子而未死。地固明明屬甲而爲之主人矣。爲之主人。則可以售。可因有罪而沒官。可以租。可以質也。於是此律名存而實則幾廢。繼而國中有地者害之。乃申之曰。約之所畀。必甲與子。則其業固不可以外移。於是其律又復。而後之法家。又以術調停之。分所畀者爲基。基屬甲。名曰斷分。基屬子者。名曰復業。其膠葛不通。乃愈甚矣。

卽如斷分律。亦緣大宗傳長之制而起。察其意。皆不過欲全有其地。而禁其業之外分。恐後世子孫。性質闇愚。抑遭逢不幸。而有分裂土田。賜予售致之事。乃設爲禁防如此。凡此皆羅馬舊制之所無。法蘭

西言律之家。好以羅馬舊律傳會今制。以謂羅馬律某某條。卽今之斷分律。雖然。非其實也。

今使其地爲食采受封。收其租賦。治其人民。則既有所受之矣。固不得私以售人。則斷分律之用宜也。此亦如歐洲各國之立國盟約然。所以止有國者一人之輕舉妄爲。而使一國之人受其禍也。獨至今日則法律脩明。凡有地者無間幅員之大小。其所得爲者。惟律是依。其猶用此。使產不可分。乃大謬耳。同爲有地之主。而權力之所得施於地者。子孫之與父祖。何以不同。時各有所宜。宜各有所制。而必令生今之世者。其立產食毛之事。一受制於五百年以往之人。斯已悖爾。察歐洲諸國。其猶守斷分之律者。大抵皆重門第。高名厚實。軍國大柄。歸於食租衣稅之家。舍此雖有才賢。莫由自拔也。夫同爲齊民。此生而貴。彼常爲賤。已不平而非天理矣。又慮其貧。使必不勞而食。又何說耶。吾英他律。嘗惡世業世祿之政。而立禁防矣。獨至斷分。則與他國相若。蘇格蘭地畝。參國之一。皆制於斷分律而不可析售者也。

不可通。不可析。完而守之。終於世世。則其地亘古荒蕪宜耳。有廣地者。絕少知田殖壤之家。溯其業所由來。率本據亂紛爭之世。豪暴者力征。佞幸者恩澤。以有此分地焉。其肇有之也。弱則煩於守禦。強則

持其空乏者。礦也。今夫一國之泉幣。其由盈趣虛。固不若食材貨三者之易索爾。然而摩毀銷湛。與散而之外國者。歲不足而紀有餘。使不得礦之所產者以持之。經數百年。所謂圖法者。將掃地無餘。抑泯泯大亂矣。則其有待於地產之供。雖未若三者之亟亟。而亦不可緩也。

田礦澤三者之所興。皆待母財而後殖。常住循環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課其所收。則不僅復其母財。益以贏利而已。一羣之民。皆有利焉。是故工者一歲之所食。農者爲復其糧。農者摩礱之所損。工者爲復其器。此羣民交易之真道也。至農載其所割穫者。工取其所作治者。以會於日中之市。猶其淺顯者耳。治化既蒸。交易之事。日頤以繁。而理則不渝於其朔。故樹畜之民。不必以其五穀牛羊。與布帛陶冶之家爲易也。是之拙滯。得易中之用而已。祛。至分願各得之餘。其效與初民之日中爲市者正等。其究也。庶績百工。皆相爲用。田之所出。有以復礦澤所耗之母財。菽粟之登。有以出魚於海。牛羊之利。有以采金於山。展轉相生。有不可以數計者。大抵田礦水澤之利。其肥磽相若者。所產視斥母之廣狹。母財之廣狹等者。所產以肥磽爲差。此則可知者也。

國上無矯虔。下莫侵欺。則民有固志。而貨殖利興。積貯之家。或出之以厚今日之奉。或役之以冀他日。

之贏。爲其前歟。則卽享卽用之支費也。爲其後歟。則循環常住之母財也。循環。渙以求贏者也。常住。萃以求贏者也。是三者。有財所莫能外也。夫使其國之政理平。刑罰中。家承儲畜。鄰可相通。三者之中。不一由焉。則敵民不惠者爾。不足算也。

若夫化淺治衰。國無兵刑。內有暴君。外有強寇。丁此者天下至不幸之民也。假有私財。往往掩瘞覆藏。以爲隱固。國而如此。雖富猶貧。家而如此。雖豐猶嗇。往者分土據亂之時。英法之民。亦多行此。而今之土耳其印度。洎泰東窳國。此風尙存。則積貯之體聲。蓋藏之外道。吾聞中古大國名王。不知取藏錙以益私財爲可恥。遇有瘞瘞畜聚。經發覆而莫徵誰屬者。見金之人。藏地之主。法皆不得名其財。必獻國主。此當日法家所目爲絕重之一事。而著之令甲者也。金銀礦產同此。獨至銅鉛鐵錫硝煤磺丹。又以不足貴重之故。聽民自取。此皆稗政荒俗之尤。烏足論哉。烏足論哉。

篇一

論泉幣

前之釋物價也。謂合租庸息三物而成之。市中諸物價。合三者其常。合二者其變。卽無所合而止一者。亦間有之。合二則無租。僅一則純庸。物價之所還。不能外前三物者。不租不庸。則爲具母者所得之贏利矣。以一物言之如此。物物言之如此。則通國一歲所出之物盡如此。故國中歲產。其價不離三物。而分利之衆。亦不外有地之主。勞力之氓。與廢居逐利者之家。

通國歲產。其利分三民矣。顧常俗之計利入也。有總實之異。故租有總租。有實租。贏有總贏。有實贏。總租何。凡田主所受於佃者之全數也。實租何。經營之所費。培耆之所需。與一切爲田而用者。則減之。減而有餘。實歸田主。而惟其所欲爲。爲母財可。爲支費可。保持用享。凡几筵之宴設。車馬之雍容。泊夫潤屋施身娛憂遣日之事。皆得爲之。故田主之富厚。於實租有比例。於總租無比例也。（實租實贏常俗所謂淨租淨贏）。

田主如是。餘民亦然。民財如是。國殖亦然。國殖非他。民財之合者爾。是故論國財之進退也。不得徒卽地之所出。民之所登。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。欲等國財。必計實殖。謂實殖。國之歲進。以補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而外。而尙有餘。得儲之以爲支費。卽用卽享。飲食藻飾。戲豫馳驅。奢而無損。蔑不可者。夫此

之謂實殖。故一國之富厚。於實殖有比例。於總殖無比例也。

國有常住母財。然必繕完而後常住。械器舍宇舟車道路之歲修。待材與功而後舉。是材與功非實殖也。其間作者所受之庸錢。則爲實殖。彼固受之以卽享卽用者也。百工所治。成物受價。價歸之己。物歸之人。二者皆所以卽用卽享。則異於繕完常住者。而爲國中實殖之屬。惟實殖廣。而後國富增。

故所以保持常住者。誠有損於實殖。而不保常住。實殖又無從增。田廣狹瘠沃均。其一有倉廩樊圩溝塍徑陌之用。其一蕩然無有。抑有之而圯廢不治。則田作之手指雖同。而彼之所收逸而多。此之所收勞且少。無疑義也。工之多寡巧拙均。其一得新機之用。其一無之。則有之者之所出。將仟伯於無之者。又無疑義也。是故常住之用。得其術則所費者微。所益者鉅。計其所益。彼保持之費。有不足言者矣。而論者猶以保持常住者爲糜財可乎。雖然。以是爲糜財固不可。而卽謂之曰實殖。則又自亂其例而不可通矣。向使無保持常住之費。則是歲國民之支費。將以立舒。以今之有是。其勢不能無節。而富厚之樂坐減。故曰不可謂爲實殖也。由是而知。一機器出。其致物成事之效均。而價廉費省者。則其有益生民甚鉅。蓋由是則保持常住之費輕。而實殖以進。進者不用之於支費。則歸之於循環。用之支費。民

生日休。歸之循環。後利彌廣。一廠之內。前者機器之費。歲必千鎊。後得新機。降爲五百。則所餘之五百鎊。將以增收物材。多養匠指。此其爲一羣之利。不顯然易明者耶。

國中保持常住母財之經費。無異私家田宅之有歲濬歲修。蓋有歲濬歲修。而後田宅之利可久。而總實二租。皆不至於坐耗。然有時以措注得宜。能使濬修之費大減。而功效同前。則主家總租。雖不必有所增。而實租則必大過往日矣。

所以保持常住母財者。必不得闖入一國實殖爲計。而所以保持循環母財者。又與所以爲常住者不同。蓋循環母財。不離四物。泉幣其一。而農工商之所歲殖者其三。農工商之所歲殖。有時化爲常住。轉爲支費。爲支費者。皆實殖也。是故凡以增益農工商歲殖者。皆與一國之實殖無所減。惟轉爲常住者。於實殖乃有減也。

由此言之。通國循環之母。與私家循環之母異。私家實利。必卽其贏而計之。不得指循環之母以爲之也。至於通國。雖要爲私家循環之積。然通而言之。固無礙其爲一國之實殖。賈者行店之所居。必不得視爲其家之實利。可以爲卽享卽用之資。而自通國言之。則皆斯民之所用享。取者復母加贏爲價。於

售者固無損也。

是故增益保持。欲國中循環母財之常足者。獨泉幣一端。乃於國之實殖有所損。蓋泉幣爲物。雖循環母財之一端。實則與常住母財有極相似者。此可分爲三事而言之。

一曰其營造保持之費。有損於國之實殖同也。三民之家。期於致物阜財。於是有機器之設。有善事之資。是固不可以徒得而恆有也。待財以立之。待財以久之。而其費皆由總殖。則實殖以之坐減。泉幣亦然。始之鼓造。繼之彌補。皆仰度支。而歲殖乃因之而見少。三品之金。爐冶之作。其勞力糜財。非以使其民所卽享卽用飲食燕樂之物蕃也。乃以爲交易便事之大器。有之而後國之歲殖。得以俵散焉。得以流轉焉。而於國之實殖。則有損矣。

二曰綜一國之歲殖。則泉幣常住二者皆不得闖入歲計也。蓋泉幣者通財之輪轂。而大異於所通之財。故綜歲計者。既會百產而得其總數矣。必勿闖入通行泉幣之數。而後得之。無角尖之微。而可謂爲歲殖者也。夫曰泉幣非財。而綜國歲殖。必去此而後得其真。此正言若反。而世俗未有不大大訝者也。雖然何訝。名實之淆。致有此耳。苟析而云乎。則婦孺可以解。今夫世俗之名財。而舉一數也。有專指絕然